

## 巴黎游人签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

二零一六年十月九日下午, 和往常的周日一样, 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进行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签等反迫害活动。人权广场上游人熙熙攘攘, 人们被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炼功场景吸引, 有的拍照, 有的看真相展板, 有的则加入到炼功的队列中学炼法轮功。当人们得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 他们震惊不已, 纷纷在制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

让·贝尔纳 (Jean Bernard) 是退休教师, 他和太太及朋友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说: “我们是教师, 无论如何, 我们始终保持人性和团结的精神。” “在全球化的今天, 在中国允许这样的事情 (活摘器官) 发生, 对我们来说这完全是不正常的。”

法国女士伊维特 (Yvette) 认为: “活摘器官, 未经允许掠夺人的器官, 是最令人厌恶的, 在中国有这种事, 我不怀疑。修炼气功不能成为他们盗取器官的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在人的身体上做这种事。我知道有其它的反人类罪行在中国存在, 但我不知道有



图: 人们被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炼功场景吸引, 驻足观看

这种反人类罪行存在, 又多了一种。”

布鲁克 (Gérôme Brooks) 先生在制药公司工作, 指导新药研究开发。他说: “在欧洲, 关于中国所发生的 (侵犯人权的) 事情是鲜为人知的, 我们从大的电视媒体、广播上了解不到中国那边真正发生的事情。这样摘取活人的器官, 他们会被杀害,

很让人担忧。”

玛丽贝伊克 (Marie Beique) 女士, 来自加拿大, 她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她不知道有关迫害的事情, 她说: “那些遭受酷刑折磨和被活摘器官的人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敢相信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 这是必须知道的。很高兴经过这里, 这样的活动很好, 我支持你们”。

## 起死回生不是神话

我叫张国玉, 今年四十四岁, 是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 (原陵县) 一个普通农民, 我能活到今天, 是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 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第一次发病是在二零一二年, 那年我四十岁, 陵县中医院诊断为“肝炎”。

后来肚子大的好似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 但身体别处却是骨瘦如柴, 于是又转到德州市人民医院检查, 诊断为“肝硬化腹水”, 又开始住院治疗。不但病情没有好转, 却发

现腹水更多了, 最后觉得肚子好像要炸开一样, 于是我又转到了济南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 也起色不大, 一个月后我开始嗜睡、昏迷, 生命危在旦夕。

我家中大嫂修炼法轮功, 让我家人在我耳边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求李老师救命”, 结果第二天清晨我奇迹般地清醒了, 有意识了, 连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渐渐蛋白的指标长上来了, 家人第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就在办完出院手续的那天, 我突

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 全身大汗不止, 经外科诊断为: 脐疝嵌顿, 生命出现危险, 只得做急症手术, 但术后好久还是腹水不减。

因为昂贵的住院费用和我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 所以我再也不想治疗了, 就回家等待天命。

回家后我开始相信法轮大法, 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从修心性开始。两个月后, 我的身体出现奇迹, 慢慢地能炼动功了, 身体感觉出现神奇, 腹水消下去很多。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 逐渐能行动自如, 能下地种菜、自己做饭了, 我决心不再停下来, 天天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屡遭残忍折磨 山东招远市张淑香控告江泽民

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六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香女士在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被非法抓捕十五次、拘留八次、送劳教所三次（因体检不合格被退回），被非法判刑四年，多次被强制洗脑达二百多天，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张淑香女士，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控告江泽民，下面是摘录部分张淑香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事实：

## 八次进京上访被毒打、折磨

二零零零年一月份我进京上访，被一姓万的厅长打昏过去了。同月中旬，我第五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打横幅被非法抓捕，回到招远就被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半月后，又把我继续关押在派出所达七十二天。期间，大小便受限制，白天强迫我们打扫卫生、洗车，还要给警察们洗衣、打扫院子，还要军训，不听就打，不干活就罚。一次，因我实在是跑不动了，被付文会打的毛衣都打碎了，头发被揪下了一把，又被强行拉到屋里抓住头往墙上猛撞。还朝我的脸狠狠的打，脸都打肿了。

回家后，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法律手续又把我强行拉到了看守所，连续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我第七次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了北京市宣武分局看守所非法关押。我绝食反迫害，被六个警察和两个医生按住腿、胳膊和头插皮管强行灌食，因管子插不进去，他们就铐住我的双手打吊针，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九天。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一日，我最后一次进京上访，在打横幅时被警察绑架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因我不报姓名，关在地下室背法，警察们暴跳如雷，用脚踢，胶木棒狠命的乱打，有的功夫友被打破了头，警察照样使劲的打，我的头也被打出了一个大大包，当时昏倒在地。

我被分流到了怀柔警局，去后先被非法搜身，再排着队在外面挨冻，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叫我们进了监室。

## 多次遭警察入室绑架、图谋劳教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四下午，张我和另一个警察就把我强行送到了看守

所，并在外面给我办了三年的非法劳教票，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十九天，出现了吐血的症状，他们怕出人命，叫我小女儿按了手印拉回了家。皇历二月十六日，孙世勋又带人闯入我家，强行把我从炕上抬到了警车上，第二天把我拉到市看守所，后被拉到了山东王村劳教所。体检时因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

回家刚半个月，孙世勋又带人闯入我家把我非法抓走。第二天清早把我送到王村劳教所。查体时，医生说我的肝不好坚决不收，无奈，他们只好把我拉回张星派出所后送回了家。

第二次劳教未成，他们还是不死心，不断的骚扰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他们到我女儿家，非法抄了女儿的家，并把女儿绑架。

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六日晚上闯进了十二个警察。非法抄了我的家，把我又绑架到了派出所，下午把我送去了看守所非法关押。

正月初五日，我又开始吐血，他们怕出人命把我放回了家。

## 在洗脑班被打的卧床不能动

二零零二年正月二十日，我被送进了招远臭名远扬的洗脑班。

在洗脑班，一个矮个子的男人朝我的胸前打了一拳，又踢了我几脚。我被他突然打倒在地，接着又进来了一个高个的，他俩把我从地上抓起来放到墙根，让我站着面壁，因我站不直，又被他们踢了几脚，第二天，邪悟人员进来动手打，疼的我从床上滚到了地上，满地滚，我头和脸全肿起来了。林淑希用脚踢我的前胸和肚子，疼的我都喘不上气了。这时洗脑班的头目宋书琴进来，踢了我一脚说：起来。我被打的起不来，她恶狠狠地说：死个炼法轮功的还不如死只小鸡呢。

我被打的在床上不能动，大小便都得功夫友照顾。林淑希一天四、五次的逼迫我写不修炼的三书，不写就动手打，“打死算自杀”这是他们的口头语，我身上被打的一个

月还没有恢复。

这次，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长达一百一十二天。

## 被非法判刑四年，残酷的迫害导致精神失常

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我在集上发资料被人举报，将我送去看守所非法关押。

第三天，杨立平、隋松娜、王金欣来非法提审我，王金欣揪住我的头发，我被连揪带打打倒在地上。

二零零五年四月下旬，我被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班的头目孙启全带领三名打手把我用绳子绑起来了，吊在暖气管上，身体离地有半尺，接着拿鞋底猛抽打我的脸和头，脸被打的都肿了起来，满头大包，嘴流鲜血昏了过去，才将我放下。九天后把我转入看守所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被非法判刑四年，我以绝食的形式抗议对我的迫害，他们就给我打针，打针后我的腿马上就站不住了。被非法关押九个月后，腿一直无法站直，是被两个人架着强行送去了济南女子监狱。

在监狱里，被关禁闭、蹲小号、灌药物、打耳光，限制我洗刷，大小便不自由。残酷的迫害导致我精神失常。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出狱后，身体一直不好，一年多后身体稍恢复，我因告诉人们我被迫害的冤情，结果又被610绑架到了洗脑班。我因喊“法轮大法好”被季晓东（主任）指使恶人刘学东、曲涛拿近一寸粗的钢棍，将我毒打的遍体伤痕，竟把那么粗的钢棍都打弯了，吃不进饭，喝不下水，就这样被非法关押了三个月，最后610又以贿赂的手段将我送去王村劳教所劳教两年。因惨酷的迫害，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白天晚上都无法睡觉，医生诊断为精神病，七天后劳教所通知家人将我拉回了家。

二零一二年因讲法轮功的真相，又被610绑架到了洗脑班，遭袁宾奎（主任）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的眼冒金星，看不见东西，晚上不给被盖，不给饭吃。非法关押一个星期，眼看身体垮了，才通知家人接回了家。